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八十三

史部

南史卷五十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三

梁武帝諸子

武帝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簡文皇帝廬陵威王  
續阮修容生孝元皇帝吳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昭儀生  
南康簡王績丁充華生邵陵攜王綸葛修容生武陵王

紀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以齊中興  
元年九月生于襄陽武帝既年垂強仕方有冢嗣時徐  
元瑜降而續又荊州使至云蕭穎胄暴卒時人謂之三  
慶少日而建鄴平識者知天命所集天監元年十一月  
立為皇太子時年幼依舊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  
直永福省五年五月庚戌出居東宮太子生而聰叡三  
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

宮恒思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是皂衣何為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紿之曰得其獄皆刑罪上統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具獄不知所為具言於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即使太子決之建康縣讞誣人誘口獄翻縣以太子仁愛故輕當

杖四十令曰彼若得罪便合家拏戮今縱不以其罪罪之豈可輕罰而已可付治十年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蟬翠綵纓至是詔加金博山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

義殿咸以為至德所感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以為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饒歌輟奏良亦為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

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  
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劉僕議  
云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  
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  
之後緣情為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  
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  
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嘗以  
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以舉樂

為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  
六佾事為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饒吹軍樂比  
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  
自內樂自他書自己劉僕之議即情未安可令諸賢更  
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辭  
宜終服月於是付典書遵用以為永準七年十一月貴  
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  
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武帝敕中書舍



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減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  
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敕乃進  
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敕曰聞汝所進  
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政為汝如此胃中亦填  
塞成疾故應彊加饘粥不俟我恒爾懸心雖屢奉敕勸  
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  
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  
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

於庶事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即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擢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

水有清音軌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音聲未薨少  
時敕賜太樂女伎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侵都  
下米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  
周行閭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振賜人  
十石又出主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  
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斂則為備棺槨每聞遠  
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變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  
擾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

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弈假節發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聞當遣王弈等上東三郡人丁開漕溝渠導洩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入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恒役之民今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所在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踈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為人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

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為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  
茲失業慮恐為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間虛實若善  
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離其弊不  
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不武帝優詔以喻焉太子  
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  
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  
年三月游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得  
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誠不言以寢疾聞武帝敕看問

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暴惡馳啓武帝比至已薨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諡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為哀冊文朝野惋愕都下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毗庶及疆徼之人聞喪者哀慟太子性仁恕見在宮禁防捉荆子者問之云以清道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手板代之頻食中得蠅蟲之屬密置枰邊恐厨人獲罪不令

人知又見後閣小兒攤戲後屬有獄牒攤者法士人結  
流徒庶人結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  
令注刑止三歲士人免官獄牒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  
以下莫不減半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  
為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為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  
十卷薨後長子東中郎將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封豫  
章郡王次子枝江公譽封河東郡王曲江公譽封岳陽  
郡王警封武昌郡王鑒封義陽郡王各三千戶女悉同

正主蔡妃供侍一同常儀唯別立金華宮為異帝既廢嫡立庶海內噂咻故各封諸子大郡以慰其心岳陽王登流涕受拜累日不食初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閹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為蠟鷺及諸物理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並



為太子所愛邈之晚見疎於雅密啓武帝云雅為太子  
厭禱帝密遣檢掘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  
諫得止於是唯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慙慨故其  
嗣不立後邵陵王臨丹陽郡因邈之與鄉人爭婢議以  
為誘略之罪牒宮簡文追感太子冤揮淚誅之邈之兄  
子僧隆為宮直前未知邈之姪即日驅出先是人間謠  
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  
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鹿子開者反語為來子哭云

帝哭也歡前為南徐州太子果薨遣中書舍人臧厥追  
歡於崇正殿解髮臨哭歡既嫡孫次應嗣位而遲疑未  
決帝既新有天下恐不可以少主主大業又以心銜故  
意在晉安王猶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決  
歡止封豫章王還任往謠言心徘徊者未定也城中諸  
少年逐歡歸去來復還徐方之象也歡字孟孫位雲麾  
將軍江州刺史薨諡安王子棟嗣

棟字元吉及簡文見廢侯景奉以為主棟方與妃張氏

鋤葵而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為泣而升輦及即位升武德殿欵有迴風從地湧起翻飛華蓋徑出端門時人知其不終於是年號天正追尊昭明太子曰昭明皇帝安王為安皇帝金華敬妃蔡氏為敬皇后太后王氏為皇太后妃為皇后未幾行禪讓禮棟封淮陰王及二弟橋樛並鎖於密室景敗走兄弟相扶出逢杜蒯於道蒯去其鎖弟曰今日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初王僧辯之為都督將發諮元帝曰平賊之後嗣君萬

福未審有何儀注帝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平賊之謀臣為己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由是帝別敕宣猛將軍朱買臣使行忍酷會簡文已被害棟等與買臣遇見呼往船共飲未竟並沈于水

河東王譽字重孫普通二年封枝江縣公中大通三年改封河東郡王累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未幾侯景寇建鄴譽入援至青草湖臺城沒有詔班師譽還湘鎮時元帝軍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元帝曰河東

起兵岳陽聚米將來襲江陵元帝甚懼沉米斷纜而歸  
因遣諮議周弘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  
忽疑人使三反譽並不從元帝大怒遣世子方等征之  
反為譽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譽并陳示禍福譽  
謂曰欲前即前無所多說泉軍于石櫛寺譽逆擊不利  
而還泉進軍橘州譽攻之又見敗於是遂圍之譽幼而  
有驍勇馬上用弩兼有膽氣能撫士卒甚得衆心元帝  
又遣領軍王僧辯代鮑泉攻譽譽將潰圍而出會其麾

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遂被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  
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無恨主者曰奉令不許遂斬首  
送荊鎮元帝返其首以葬焉初譽之將敗引鏡照面不  
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噉其臍又見白狗大  
如驢從城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豫章王綜字世謙武帝第二子也天監三年封豫章郡  
王累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入為侍中鎮右將軍初  
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於武

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及綜年十四五恒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轉成長心驚不已頻密問淑媛曰夢何所如夢既不一淑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比諸皇子汝今太子次弟幸保富貴勿洩綜相抱哭每日夜恒泣泣又每靖室閉戶籍地被髮席藁輕財好士分施不輟唯留身上故衣外齋接客分麤服厨庫恒致罄乏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

能行三百里嘗有人士姓王以屯躡投告綜于時大乏  
唯有眠牀故皂複帳即下付之其降意下士以伺風雲  
之會諸侯王妃主及外人並知此懷唯武帝不疑及長  
有才學善屬文武帝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  
不見知每出蕃淑媛恒隨之至鎮時年十五尚裸袒嬉  
戲於前晝夜無別妃袁氏尚書令昂之女也淑媛恒節  
其宿止遇袁妃尤不以道內外咸有穢聲綜後在徐州  
政刑酷暴又有勇力制及奔馬擗殺駒犢常陰服微行



著烏絲布帽夜出無有期度招引道士探求數術性聰  
敏多通每武帝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顏色帝性嚴羣  
臣不敢輕言得失凡綜所行弗之知也於徐州還頻裁  
表陳便宜求經略邊境帝並優敕荅之徐州所有練樹  
並令斬殺以帝小名練故累致意尚書僕射徐勉求出  
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怒勉餉以白團扇圖伐檀之詩  
言其賄也在西州於別室歲時設席祠齊氏七廟又累  
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

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為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每對東宮及諸王辭色不恭遜嘗改歲後問訊臨川王宏出至中閣登宏羊車次遺糞而出居都下所為多如此者普通四年為都督南兗州刺史頗勤於事而不見賓客其辭訟則隔簾理之方幅出行垂帷於輿每云惡人識其面也初齊故建安王蕭寶寅在魏綜求得北來道人釋法

鸞使入北通問於寶寅謂為叔父襄陽人梁話母死法  
鸞說綜厚賜之言終可任使綜遺話錢五萬及葬畢引  
在左右法鸞在廣陵往來通魏尤數每舍淮陰苗文寵  
家言文寵於綜綜引為國常侍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  
城降帝使綜都督衆軍權鎮彭城并攝徐州府事武帝  
曉別玄象知當更有敗軍失將恐綜為北所禽手敕綜  
令拔軍每使居前勿在人後綜恐帝覺與魏安豐王元  
延明相持夜潛與梁話苗寵三騎開北門涉汴河遂奔

蕭城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之問其名字不答  
曰殿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召使視之曰豫章王也延  
明喜下地執其手答其拜送于洛陽及旦齋內諸閣猶  
閉不開衆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叫曰汝豫章王昨  
夜已來在我軍中城中既失王所在衆軍皆退不得還  
者甚衆湘州益陽人任煥常有驢馬乘之退走煥腳為  
抄所傷人馬俱弊煥於橋下歇抄復至煥腳痛不復得  
上馬於是向馬泣曰驢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前腳

煥乃得上馬遂免難綜長史江華大府卿祖暉並為魏軍所擒武帝聞之驚駭綜至魏位侍中司空高平公丹陽王梁詒苗寵並為光祿大夫綜改名纘字德文追服齊東昏斬袁魏太后及羣臣並弔八月有司奏削爵土絕其屬籍改子直姓悖氏未及旬日有詔復屬籍封直永新侯久之乃策免吳淑媛俄遇鳩而卒有詔復其品秩謚曰敬使直主其喪及蕭寶寅據長安反綜復去洛陽欲奔之魏法度河橋不得乘馬綜乘馬而行橋吏執

之送洛陽魏孝莊初歷位司徒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陳慶之之至洛也送綜啓求還時吳淑媛尚在敕賜以綜小時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未幾終於魏初綜在魏不得志嘗作聽鍾鳴悲落葉以申其志當時莫不悲之後梁人盜其柩來奔武帝猶以子禮祔葬陵次直字思方位晉陵太守沙州刺史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小字四果武帝第四子也天監七年封南康郡王十年為南徐州刺史時年七歲主者有

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詰之便即  
首服衆咸歎其聰警十七年為都督南兗州刺史在州  
以善政稱尋有詔徵還百姓曹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  
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為州任優詔許之普通  
四年徵為侍中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為江  
州刺史丁董淑媛憂居喪過禮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  
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尋加護軍羸瘠不親視事大通三  
年因感疾薨于任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簡績寡玩好

少嗜欲居無僕妾躬事儉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既薨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子會理嗣

會理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為武帝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十五為湘州刺史多信左右行事劉納每禁之會理心不平證以贓貨收送建業納歎曰我一見天子使汝等知會理厚送資糧數遣慰諭令心腹於青草湖為盜殺納百口俱盡累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太清元年督衆軍北侵至彭城為魏師所敗退



歸本鎮二年侯景圍城會理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  
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襲廣陵會理擊  
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會理歸鎮侯景遣前臨江太守  
董紹先以武帝手敕召會理其僚佐曰紹先書豈天子  
意咸勸拒之會理用其典籤范子鸞計曰天子年尊受  
制賊虜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處  
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遂納紹先紹  
先入以烏幡麾衆單馬遣之至都景以為司空兼尚書

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與西鄉侯歡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陽祖皓斬董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為內應皓敗辭相連及侯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是冬景往晉熙都下虛弱會理復與柳敬禮及北兗州司馬成欽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故舊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剋期響集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為也敬禮

曰善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安侯貴以謀告王偉  
偉遂收會理及其弟通理時有錢唐褚冕會理之舊亦  
囚於省問事之所起考掠千計終無所言會理隔壁聞  
之遙曰褚郎卿豈不為吾致此邪然勿言王偉害會理  
等冕竟以不服偉赦之會理弟通理字仲宣位太子洗  
馬封祈陽侯至是亦遇害

通理弟又理字季英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能言見  
內人分散涕泣相送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

耳又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哀感為之  
停者三人服闕見武帝升殿又悲不自勝帝為之收淚  
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為奇士大同八年封安樂縣侯又  
理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  
曰一生之內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  
舉墓并為立碑製文甚美及侯景內寇入理聚客赴南  
兗州隨兄會理入援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  
為質乞師行二日會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獲之防

嚴不得與兄相見乃偽請先還都入辭母因謂其姊固  
安主曰兄若至願使善為計自勉勿顧以為念前途亦  
思立効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都以魏降人元貞忠正  
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不受又理曰後當見  
憶會祖皓起兵又理奔長廬為景所害元貞始悟其前  
言往收葬焉

廬陵威王續字世訢武帝第五子也天監八年封廬陵  
王少英果旅力絕人馳射應發命中武帝歎曰此我之

任城也嘗馳射於帝前續中兩麋冠於諸人帝大悅中大通二年為都督雍州刺史寧蠻校尉大同元年遷江州刺史又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為都督荊州刺史薨贈司空諡曰威始元帝母阮修容得幸由丁貴嬪之力故元帝與簡文相得而與廬陵王少相狎長相謗元帝之臨荊州有宮人李桃兒者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行宮戶禁重續具狀以聞元帝泣對使訴於簡文簡文和之不得元帝猶懼送李氏還荊州世所

謂西歸內人者自是二王書問不通及續薨元帝時為江州聞問入閤而躍屣為之破尋自江州復為荊州荊州人迎于我境帝數而遣之吏人失望續多聚馬仗蓄養趨雄耽色愛財極意收歛倉儲庫藏盈溢臨終有啓遣中錄事參軍謝宣融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為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黃金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知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蝕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世子憑以非前誅死

次子應嗣應不慧王薨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鉞問左右  
曰此可食否荅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特乞汝他皆  
此類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小字六真武帝第六子也少聰穎  
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普通  
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在州輕險躁虐喜怒  
不恒車服僭擬肆行非法遨遊市里雜於厮隸嘗問賣  
鮓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其躁虐綸怒令吞鮓以死自



是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叫籤帥懼罪密以聞帝始嚴責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座朝以為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剝褫捶之於庭忽作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以輜車挽歌為送葬之法使嫗乘車悲號會意不堪輕騎還都以聞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於獄賜盡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免官削爵土還第大通元年復封爵中大通四年為揚州刺

史綸素驕縱欲盛器服遣人就市賒買錦采絲布數百  
疋擬與左右職局防閣為絳衫內人帳幔百姓並關閉  
邸店不出臺續使少府市采經時不能得敕責府丞何  
智通具以聞因被責還第恒遣心腹馬容戴子高戴瓜  
李撤趙智英等於路尋何智通於白馬巷逢之以槊刺  
之刃出於背智通以血書壁作邵陵字乃絕遂知之帝  
懸錢百萬購賊有西州游軍將宋鵠子條姓名以啓敕  
遣舍人諸曇絜領齋仗五百人圍綸第於內人檻中禽

瓜撤智英子高驍勇踰墻突圍遂免智通子敞之割炙  
食之即載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敞車載錢設鹽蒜  
雇百姓食撤一臠賞錢一千徒黨并骨肉遂盡綸鎖在  
第舍人諸曇粲并主帥領仗身守視免為庶人經三旬  
乃脫鎖頃之復封爵後預餞衡州刺史元慶和於坐賦  
詩十二韻末云方同廣川國寂寞久無聲大為武帝賞  
曰汝人才如此何慮無聲旬日間拜郢州刺史太清二  
年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

督率衆討景將發帝誡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以  
一戰即殄當以歲月圖之綸發白下中江而浪起有物  
蕩舟將覆識者尤異之及次鍾離景已度采石綸乃晝  
夜兼道旋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一二遂  
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步騎三萬發京口將軍  
趙伯超請從徑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衆軍奄  
至賊徒大駭分為三道攻綸綸大破之翌日賊又來攻  
日晚賊稍退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拒駿駿部

亂賊因逼大軍大軍潰綸至鍾山戰敗奔還京口軍主  
霍俊見獲賊送于城下逼云已禽邵陵王俊偽許之乃  
曰王小小失利政為糧盡還京口俊為託邏所獲非軍敗  
也賊以刀背毆其髀俊色不變賊義而捨之俊中書舍  
人靈超子也三年正月綸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  
至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綸奔禹穴東土皆附臨城  
公大連懼將害己乃圖之綸覺乃去至尋陽尋陽公大  
心欲以州讓之不受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

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為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  
事綸於是置百官改聽事為正陽殿內外齋省悉題署  
焉而數有變怪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出南  
浦施安幄帳無何風起飄沒於江于時元帝圍河東王  
譽於長沙既久譽請救於綸綸欲往救之為軍糧不繼  
遂止乃與元帝書曰道之斯美以和為貴况天時地利  
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即日大敵猶彊天  
讐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三人如不匡救安用臣子如使

逆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  
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  
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政  
為藩屏盤固宗鎮彊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景  
便不勞兵力坐致成効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元帝復書  
陳譽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  
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脩器甲將討侯景  
元帝聞其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

龍武等降僧辯綸遂與子蹟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沙  
門法罄與綸有舊藏之巖石之下時綸長史韋質司馬  
姜偉先在外聞綸敗馳往迎元帝復遣將徐文盛追攻  
之綸復收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  
任約襲綸綸敗走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懼為所執  
復歸齊昌行收兵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孝者  
綸之故吏開城納之綸乃脩復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  
陵魏聞之遣大將楊忠儀同侯幾通攻破城執綸綸不



為屈通乃卧大鼓使綸坐上殺之投于江岸經日色不變鳥獸不敢近時飛雪飄零屍橫道路周回數步獨不霑灑舊主帥安陸人郝破敵斂之於襄陽葬之日黃雪零糝唯冢壙所獨不下雪楊忠知而悔焉使以太牢往祭殯焉百姓憐之為立祠廟岳陽王謦遣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贈太宰諡曰安後元帝議追加諡尚書左丞劉歆議諡法怠政交外曰攜從之綸任情卓越輕財愛士不競人利府無儲積聞有輒求既得即散士亦以

此歸之初鎮京口大造器甲既涉聲論授之於江及後  
出征戎備頗闕乃歎曰吾昔造仗本備非常無事涉疑  
遂使零散今日討抄卒無所資初昭明之薨簡文入居  
監撫綸不為德舉而云時無豫章故以次立及廬陵之  
沒綸舐望滋甚於是伏兵于莽用伺車駕而臺舍人張  
僧胤知之其謀頗洩又綸獻曲阿酒百器上以賜寺人  
飲之而斃上乃不自安頗加衛士以警宮內於是傳者  
諸相疑阻而綸亦不懼武帝竟不能有所廢黜卒至宗

室爭競為天下笑

長子堅字長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亦善草隸性頗庸短嘗與所親書題云嗣王其人得書大駭執以諫堅堅曰前言戲耳人曰不願以此為戲耳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痛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太清三年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等以堅私室醞釀亟有烹宰不相霑及忿恨夜遣賊登樓城遂陷堅遇害弟確

確字仲正少驍勇有文才尤工楷隸公家碑碣皆使書之除祕書丞武帝謂曰為汝能文所以特有此授大同二年封為正階侯復徙封永福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以為狂左右或進諫確曰聽吾為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鍾山之役確所向披靡羣賊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甚詳瞻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返不以為勞諸將服其壯勇軍敗賊使負砲不之知也確因隙自拔得達朱方及後侯景乞盟憚確及趙威方在外慮為後

患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為南中郎將廣州刺史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沒欲先遣趙威方入確因南奔綸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綸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為我斬之當齋首赴闕伯超揮刃眊曰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

入啓時武帝方寢確曰城已陷矣帝曰猶可一戰否對  
曰人心不可臣向格戰不禁縋下僅得至此武帝歎曰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幸不累子孫乃使確為  
慰勞文謂曰爾速去謂汝父無以二宮為念及出見景  
景愛其旅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仰見飛鳶羣賊爭射  
不中確射之應弦即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綸遣  
典籤唐法隆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一夫力  
致確不惜死欲手刃之卿還啓家王願勿以一子為念

後與景獵鍾山同逐禽引弓將射景弦斷不得發賊覺殺之

武陵王紀字世詢武帝第八子也少而寬和喜怒不形於色勤學有文才天監十三年封武陵王尋授揚州刺史中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紀特為帝愛故先作牧揚州大同三年為都督益州刺史以路遠固辭帝曰天下方亂惟益州可免故以處

汝汝其勉之紀歐欵既出復入帝曰汝嘗言我老我猶  
再見汝還益州也紀在蜀開建寧越雋貢獻方物十倍  
前人朝加其績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天監中震太陽門  
成字曰紹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武陵王於是朝野屬  
意焉及侯景陷臺城上甲侯韶西上至破出武帝密勅  
加紀侍中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  
承制大寶元年六月辛酉紀乃移告諸州征鎮遣世子  
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繹命圓照且



頓白帝未許東下七月甲辰湘東王繹遣鮑檢報紀以武帝崩問十一月壬寅紀總戎將發益鎮繹使胡智監至蜀書止之曰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二年四月乙丑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暗與蕭棟同名識者尤之以為於文天為二人正為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紀又立子圓照為皇太子圓正為西陽王圓滿竟陵王圓普南譙王圓肅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

郡太守永豐侯撫為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  
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怿並固諫皆殺之僧略僧辯  
弟怿勉從子也以諫且以怿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  
具以為反於已誅之永豐侯撫歎曰王不克矣夫善人  
國之基也今乃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桓玄年  
號大亨識者為謂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  
天正在文為一止其能久乎丁卯元帝遣萬州刺史宋  
逵襲圓照於白帝圓照弟圓正時為西陽太守召至鎖

于省內初楊乾運求為梁州刺史不得紀以為潼州刺史楊法深求為黎州刺史亦不得以為沙州刺史二憾不獲所請各遣使通西魏及聞魏軍侵蜀紀遣其將譙淹回軍赴援魏將尉遲迴逼涪水楊乾運降之迴即趨成都五月己巳紀次西陵軍容甚盛元帝命護軍將軍陸法和立二城於峽口名七勝城鎖江以斷峽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元帝甚憂法和告急旬日相繼元帝乃拔任約於獄以為晉安王司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

猛將軍劉綦共約西赴六月紀築連城攻絕鐵鎖元帝  
復於獄拔謝荅仁為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紀之將  
發也江水可揭前部不得行及登舟無雨而水長六尺  
劉孝勝喜曰殆天贊也將至峽有黑龍負舟其將帥咸  
謂天助及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師老糧盡智力俱殫又  
魏人入劔閣成都虛弱憂懣不知所為先是元帝已平  
侯景執所俘馘頻遣報紀世子圓照鎮巴東留執不遣  
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征討已聞荊鎮為景所滅疾下

大軍紀謂為實然故仍率衆沿江急進於路方知侯景已平便有悔色召圓照責之圓照曰侯景雖誅江陵未服宜速平蕩紀亦以既居尊位宣言於衆敢諫者死蜀中將卒日夜思歸所署江州刺史王開業進曰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僉以為然圓照劉孝勝獨言不可紀乃止既而聞王琳將至潛遣將軍侯叡傍險出法和後臨水築壘禦琳及法和元帝書遺紀遣光州刺史鄭安中往喻意於紀許其還蜀專制峇方紀不從命報書

如家人禮既而侯叡為任約謝荅仁所破又陸納平諸  
軍並西赴元帝乃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  
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睠西  
顧我勞如何自穠醜憑陵羯胡叛換吾年為一日之長  
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希  
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  
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歡愉之日上林靜拱聞  
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

盡言大智紀別字也帝又為詩曰回首望荆門驚浪且  
雷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圓正在獄中連句曰水  
長二江急雲在三峽昏顧貫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帝看  
詩而泣紀頻敗知不振遣署度支尚書樂奉業往江陵  
論和緝之計元帝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於是兩岸十  
餘城遂俱降游擊將軍樊猛率所領至紀所紀在船中  
遶牀而走以金擲猛等曰此顧卿送我一見七官卿必  
當富貴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此金何之猶不敢

逼圍而守之法和馳啓上密敕樊猛曰生還不成功也  
猛率甲士祝文簡張天成拔刀升舟猶左右奔擲第五  
子圓滿馳來就父紀首既落圓滿軀亦分法和收太子  
圓照兄弟三人問圓照曰阿郎何以至此圓照曰失計  
願為公作奴法和叱遣之

圓照字明周中大同初為益州東齋郎宋寧宗興二郡  
太守遠鎮諸王世子皆在建鄴質守帝特愛紀故遣以  
副紀紀之構釁悉其謀也次弟圓正先見鎖在江陵及



紀既以兵終元帝使謂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  
欲使其自裁而圓正既奉此問便號哭盡哀以禍難之  
興皆由圓照於是唯哭世子言不絕聲上謂圓正聞問  
悲感必應自殺頻看知不能死又付廷尉獄及見圓照  
曰阿兄何乃亂人骨肉使酷痛如此圓照更無所言唯  
云計誤並令絕食於獄齧臂啖之十三日死天下聞而  
悲之

圓正字明允紀第二子美風儀善談論寬和好施愛接

士人封江安侯歷西陽太守有惠政既居上流人附者甚衆及侯景作逆圓正收兵衆且一萬後遂跋扈中流不從王命及景破復謀入蜀元帝將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嗣王恪等醉而囚之時紀稱梁王及紀敗死為有司奏請絕紀屬籍元帝許之賜姓饕餮氏紀最為武帝所愛武帝諸子罕登公位唯紀以功業顯著先啓黃扉兄邵陵王綸屢以罪黜心每不平及聞紀為征西綸撫枕歎曰武陵有何功業而位乃前我朝

廷憤憤似不知人武帝聞之大怒曰武陵有恤人拓境之勲汝有何績太清初帝思之使善畫者張僧繇至蜀圖其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雋西通資陵吐谷渾內脩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馬八千匹上足者置之內廐開寢殿以通之日落輒出步馬便騎射尤工舞稍九日講武躬領幢隊及聞國難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既東下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筵至有百筵銀五倍之其他錦罽

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為用紀頗學觀占善風角亦知不復能濟瞻望氣色歎叱天道推牀聲聞于外有請事者以疾辭不見既死埋於沙州不封無櫬元帝以劉孝勝付廷尉尋免之初紀將僭號祆怪不一內寢栢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霍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祆花非佳事也時蜀知星人說紀曰官若東下當用申年太白

出西從之為利申歲發蜀酉年入荆不可失也發蜀之歲太白在西北及明年則已東出矣

論曰甚矣讒佞之為巧也夫言附正直跡在恭敬悅目會心無施不可至乃離父子間兄弟廢楚嫡疎漢嗣可為太息良非一塗以昭明之親之賢梁武帝之愛之信謗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沉於下此者也綜處秦政之疑懷負尺之志肆行狂悖卒至奔亡廬陵多財為累雄心自立未及騁暴早卒為幸南康為政有方居喪以禮

惜乎早夭不拯危季邵陵少而險躁人道頓忘晚致勤  
王其殆優矣武陵地居勢勝卒致傾覆才輕志大能無  
及乎

南史卷五十三

南史卷五十三考證

昭明太子統傳徐元瑜降而續又荊州使至○又監本  
誤人今從南本

時年幼依舊於內○梁書於字上有居字應增入

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通一本作融

胸中亦填塞成疾○填梁作圮

不俟我恒爾懸心○俟梁書作使

不畜音聲未薨少時敕使太樂女妓一部畧非所好○



梁書無未薨二字又太作大

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奕○奕梁書作弁

唯信義去秋有稔○信義梁書作義興

為華英集二十卷○梁書同應從南本改為文章英華

集二十卷

復還徐方之象也○還監本作遠

河東王譽傳譽曰各自軍府何忽疑人○疑梁書作隸

南康簡王績傳天監七年封南康郡王○七梁書作八

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梁書無少字

子入理傳大同八年封安樂縣侯○監本誤三今改  
從閣本又安樂梁書作建安

邵陵攜王綸傳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徐梁書  
作充又云中大同元年出為統東將軍南徐州刺史  
本書不載殆彼此互訛也

恒遣心腹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趙智英等於路尋何  
智通於白馬巷逢之以槊刺之○梁書作令容戴子

高於都巷刺殺之

綸遂與子躡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躡梁書作確下文確傳確自臺城出即在景左右旋欲手刃景為賊所殺則確未嘗有走武昌事當以躡為是

子確傳後徙封永安○安監本訛福今從梁書

武陵王紀傳震太陽門成氏曰紹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武陵王○解者以武陵王梁書作解者以為武王者武陵王也較明

六月紀築連城攻絕鐵鎖○紀梁書作約誤也上文元  
帝命陸法和鎖江以斷峽遣劉綦共任約西赴下文  
元帝復以謝答仁上赴所謂赴者皆赴法和也則此  
攻絕鐵鎖自當屬紀不當屬約矣

武陵王紀子圓正傳識者曰王敦祆花非佳事也○祆  
梁書作杖

南史卷五十三考證

謹案卷五十三第七頁後五行為英華集二十卷

梁書作文章英華集二十卷

第十五頁前三行未幾終于魏梁書作為魏所殺  
第二十頁前一行次子應嗣梁書作長子安嗣

第二十九頁前四行王不克矣梁書作王不免矣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龔大萬

謄錄監生 臣 南光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史卷五十四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八十四

史部

南史卷五十四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四

梁簡文帝諸子

元帝諸子

簡文二十子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  
容生尋陽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  
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

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褚修華生建平  
王打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執  
其臨川王大款桂陽王大成汝南王大封樂良王大圜  
並不知母氏潘美夫人生皇子大訓早亡無封其餘不  
知不載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簡文嫡長子也中大通三年封宣  
城郡王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建鄴敕太子為臺內大  
都督三年五月簡文即位六月癸酉立為皇太子大寶

二年八月景廢簡文將害太子時景黨稱景命召之太子方講老子將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凝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其故荅曰賊若未須見殺雖復陵傲呵叱其終不敢言若見害時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今憂逼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荅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

諸叔外來平夷羯寇必前見殺然後就死若其遂開拓  
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  
之命景之西上攜太子同行及敗歸船往往相失所乘  
船入樅陽浦舟中腹心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  
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若去乃是叛  
父非謂避賊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便涕泗嗚咽命即前  
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憚之恐為後患故先及禍承聖  
元年四月追諡哀太子祔太廟陰室

尋陽王大心字仁恕簡文第二子也幼而聰朗善屬文  
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縣公大同元年為都督郢  
州刺史時年十三簡文以其幼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  
行事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皆驚服太清  
元年為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貪冒財賄不能綏接百姓  
二年侯景寇都大心招集士卒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  
三年臺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  
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尋陽王初歷陽太守莊鐵以

城降侯景既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為其  
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以為豫章內史景數遣軍西上  
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禽其將趙加婁賊不能進時  
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集欲俱進  
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盆城處之廩饋甚厚欲與戮  
力共除禍難會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討  
之鐵敗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善乃謂範曰昔與鐵  
游處其人才略從橫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請援之

乃遣將侯瑱救鐵夜破韋約等營大心大懼於是二蕃  
釁起景將任約略地至益城大心遣司馬韋質拒戰敗  
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既無糧儲難以守  
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也其母陳淑容不  
從撫胸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將遇害遶牀謂  
賊廂公王僧貴曰我以全州歸命何忍相苦乃見射而  
殞

臨川王大款字仁師簡文第三子也初封石城縣公位



中書侍郎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江夏郡王大寶元年  
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臨川王魏剋江陵遇害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簡文帝第四子也大同二年封寧  
國縣公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  
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  
侍郎十一年長兼侍中出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  
亂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出  
為都督東揚州刺史又除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

稽吳人陸令公潁川庾孟卿等勸大臨投之大臨曰虎  
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  
遇害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簡文第五子也少俊爽能屬文舉  
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  
城縣公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並射策甲科皆拜中  
書侍郎十年武帝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並從武帝問  
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令給馬

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帝大悅即賜所乘馬及為啓謝辭又甚美帝他日謂簡文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愛足慰吾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太清元年出為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建鄴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還東揚州會稽豐沃糧仗山積東人懲景苛虐咸樂為用而大連恒沉湎于酒宋子仙攻之大連棄城走追及於信安縣大連猶醉弗之覺於是三吳悉為賊有大寶元年封南郡王賊遣將

趙伯超劉神茂來攻大連專委部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走為賊所獲侯景以為江州刺史二年遇害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簡文第六子也少博涉書記善吹笙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侯拜中書侍郎後為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鍾山軍敗肥大不能行為賊所獲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出為東揚州刺史二年遇害

桂陽王大成字仁和簡文第八子也初封新塗公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山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桂陽王大成性甚允麤兼便弓馬至江陵披甲夜出人謂為劫斫之遂失左髻魏剋江陵遇害

汝南王大封字仁叡簡文第九子也初封臨汝公太清二年簡文即位封宜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封汝南王魏剋江陵遇害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簡文第十二子也大同九年封瀏

陽縣公少聰警美姿儀特為武帝所愛臺城陷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縊而下發憤感疾薨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簡文第十三子也性躁動大同元年封高唐縣公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位南徐州刺史二年遇害

西陽王大鈞字仁博簡文第十四子也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武帝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諷誦即誦周南音韻清雅帝重之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寶元年

封西陽郡王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遇害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簡文第十五子也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二年為丹陽尹遇害

皇子大訓字仁德簡文第十六子也少而脚疾不敢躡履太清三年未封而亡年十歲

建平王大球字仁玉簡文帝第十七子也大寶元年封建安郡王性明慧夙成初侯景圍臺城武帝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行身代當時大

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遇害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簡文帝第十八子也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毀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為之傷及武帝崩大昕奉慰簡文鳴噓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安郡王二年遇害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簡文第十九子也幼雄壯有膽氣



及臺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妳媼驚掩其口  
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大寶元年封  
二年遇害

樂良王大圜簡文第二十子也大寶元年封後入周仕  
隋位內史侍郎

元帝諸子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貴嬪生貞惠世子  
方諸始安王方略袁貴人生愍懷太子方矩夏貴妃生  
敬皇帝自餘不顯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元帝長子也少聰敏有俊才善  
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  
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  
怡形生在蒿蓬死葬溝壑瓦棺石椁何以異茲吾嘗夢  
為魚因化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  
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  
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  
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

方諸母王氏以冶容倖嬖及王夫人終元帝歸咎徐妃  
方等意不自安元帝聞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此  
論以申其志時武帝年高欲見諸王長子元帝遣方等  
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遇侯景亂元帝召  
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元帝省  
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臺城賊每來攻  
方等必身當矢石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  
和元帝始歎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

樓雉相望周迴七十餘里元帝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  
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荅垂泣而退元帝  
忿之因疏其穢行勝于大閤方等入見益以自危時河  
東王為湘州刺史不受令方等求征之元帝謂曰汝有  
水厄深宜慎之拜為都督令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  
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  
軍敗溺死方等之死元帝聞之心喜不以為戚後追思  
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諡忠壯世子并招魂

以葬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  
篤靜子行於世元帝即位改諡武烈世子封子莊為永  
嘉王及魏剋江陵莊年甫七歲為人家所匿後王琳迎  
送建鄴及敬帝立出質于齊敬帝太平二年陳武帝將  
受禪王琳請莊于齊以主梁嗣自金城濟江二月即帝  
位于郢州年號天啓置百官王琳總其軍國明年莊為  
陳人所敗其御史中丞劉仲威奉以奔壽陽遂入齊齊  
武平元年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封梁王齊朝許以興

復竟不果而齊亡莊在鄴飲氣而死

貞惠世子方諸字明智元帝第二子也幼聰警博學明  
老易善談玄風采清越特為元帝所愛母王氏又有寵  
及方等敗後元帝謂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勿以汝兄  
為念因拜中撫軍將軍以自副又出為郢州刺史鎮江  
夏以鮑泉為行事時元帝遣徐文盛與侯景將任約相  
持方諸年十五童心未革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  
鮑泉蒲酒為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從間道襲

之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並不信曰文盛大軍在下虜  
安得來始命閉門賊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氍  
毹其鬚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州景遂害之  
元帝追謚貞惠世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元帝第四子也少勤學美容止  
初封南安侯太清初累遷侍中中衛將軍元帝承制拜  
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立為皇太子  
及升儲位昵狎羣下好著敝服嘗入朝公服中著碧絲

布袴襦衣高元帝見之大怪遣尚書周弘正責之因使  
太子師弘正佗日弘正謁見元帝問曰太子比頗受卿  
導不對曰太子聖德乃未極日新幸無大過帝曰卿以  
我父子故未直言從容之間無失和嶠之對便有廢立  
計未及行而江陵喪亡遇害太子聰穎凶暴猜忍俱有  
元帝風敬帝承制追謚愍懷太子

始安王方略元帝第十子貞惠世子母弟也母王氏王  
琳之次姉元帝即位拜貴嬪次妹又為良人並蒙寵幸



方略益鍾愛侯景亂元帝結好于魏方略年數歲便遣入關元帝親送近畿執手歔歔既而旋駕憶之賦詩曰如何吾幼子勝衣已別離十日無由宴千里送遠垂至長安即得還贈遺甚厚江陵喪亡遇害貴嬪良人並更誕子未出閣無封失名

論曰簡文提挈寇戎元帝崎嶇危亂諸子之備踐艱棘盖時運之所鍾乎忠烈以幹蠱之材出冢嗣之任竟亦當年擯落通塞亦云命也哀哉



南史卷五十四

南史卷五十四考證

簡文二十子傳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威一本作感  
今从梁書

建平王大球傳大寶元年封建安郡王。○安梁書作平  
義安王大昕傳大寶元年封義安郡王。○年封二字監  
本誤寶云今改正

元帝諸子傳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壯一本作烈今  
从梁書又下文袁貴人生愍懷太子方矩梁書不載

所生

貞惠世子方諸傳字明智○明智梁書作智相

史臣論忠烈以幹蠱之材○忠烈即忠壯本傳元帝即位改諡武烈世子故也

南史卷五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八十五

史部

南史卷五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五

王茂

曹景宗

席闡文

夏侯詳

子亶 魚弘

夔

吉士瞻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羅研 李膺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絢

昌義之

王茂字休連一字茂先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

父天生宋末為列將剋司徒袁粲以勲歷位郡守封上黃縣男茂年數歲為大父深所異常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究其大指性隱不交游身長八尺絜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嘗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為公輔後為臺郎累年不調亦知齊之將亡求為邊職久之為雍州長史襄陽太守梁武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人或譖茂反帝弗之信譖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稍則蟲網焉乃誅言

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諸腹心並勸除之而茂少有驍  
名帝又惜其用曰將舉大事便害健將此非上策乃令  
腹心鄭紹叔往候之遇其卧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  
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  
猶卧茂因擲枕起即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牀  
迎因結兄弟被推赤心遂得盡力發雍部遣茂為前驅  
郅魯既平從武帝東下為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  
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茂



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絕人執鐵纏鞘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勲第一欣慶力也建康城平以茂為護軍將軍遷侍中領軍將軍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為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縊絜美如生輿出尉吏俱行非禮乃以余妃賜茂亦潘之亞也羣盜之燒神虎門茂率所領應赴為盜所射茂躍馬而進

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  
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叛茂出  
為江州刺史南討之伯之奔魏時九江新經軍寇茂務  
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攻漢中茂受詔西禦魏乃班  
師歷位侍中中衛將軍太子詹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丹陽尹時天下無事武帝方敦文雅茂心頗怏怏  
侍宴醉後每見顏色武帝宥而不責進位司空茂性寬  
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為吏人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

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情容姿表瓌麗須眉如畫為衆所瞻望徙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在州不取奉獄無滯囚居處被服同於儒素薨于州武帝甚悼惜之詔贈太尉謚曰忠烈公初茂以元勲武帝賜鐘磬之樂茂在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既成列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卒子貞秀嗣以居憂無禮為有司所奏徙越州

後詔留廣州與魏降人杜景欲襲州城長史蕭昂斬之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仕宋位徐州刺史景  
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麋鹿每  
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  
應弦輒斃以此為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  
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  
每箭殺蠻蠻遂散走因以膽勇聞頗愛史書每讀穰苴  
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少與州里張道門

善道門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為武陵太守敬兒誅道  
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船到武  
陵收其屍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仕齊以軍功累加  
游擊將軍建武四年隨太尉陳顯達北圍馬圈以奇兵  
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  
景宗為後景宗退無怨言魏孝文率衆大至顯達宵奔  
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梁武為雍州刺史景  
宗深自結附數請帝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

馬表為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衆并率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遣親人杜思沖勸先迎南康王於襄陽即位武帝不從及至竟陵以景宗為軍鋒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鎮新亭景宗被甲馳戰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又與王茂呂僧珍犄角破王珍國於大航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畧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頓西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城平封湘西縣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天

監元年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部下厭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圍刺史蔡道恭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關門不出但耀軍游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問徵為右衛將軍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武帝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欲

專其功乃違敕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沉溺復還守先  
頓帝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  
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  
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  
餘步魏連戰不能却傷殺者十二自是魏軍不敢逼  
景宗等罷甲精新魏人望而奪氣魏將楊大眼對橋北  
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為大眼所略  
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



自舉築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為趙草城是後恣芻牧馬大眼遣抄掠輒為趙草所獲先是詔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因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使衆軍復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

水死淮水為之不流景宗命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滅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相藉虜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乃搜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先是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阼

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脩謁是時魏軍攻圍鍾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竝目覩焉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

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  
詔令上左史於是進爵為公拜侍中領軍將軍景宗為  
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雖  
公卿無所推唯以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  
宴御筵亦曲躬謙遜武帝以此嘉之景宗好內妓妾至  
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車帷慢  
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  
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

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  
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  
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  
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閑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  
邑邑使人氣盡為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人作邪  
呼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為戲而部下多剽輕因  
弄人婦女奪人財貨帝頗知之景宗懼乃止帝數宴見  
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酒後謬妄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

以為笑樂後為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贈雍州刺史開  
府儀同三司謚曰壯子皎嗣景宗齊永元初任竟陵郡  
其第九弟義宗年少未有位官居在雍州既方伯之弟  
又是豪彊之門市邊富人姓向以見錢百萬欲埤義宗  
以妹適之義宗遣人送書竟陵諮景宗景宗題書後答  
曰買猶未得云何已賣義宗貪鏹遂成後隨武帝西下  
歷位梁秦二州刺史向家兄弟憑附曹氏位登列卿後  
義宗為都督征穰城軍敗見獲於魏卒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為雍州刺

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郎

中兵參軍領城局梁武帝之將起兵闡文勸穎胄同焉

仍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和

帝稱尊號為衛尉卿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

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

迎憺總州事故賴以寧輯帝受禪除都官尚書封山陽

伯出為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

而至改封湘西侯卒官謚曰威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譙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仕宋為新汲令政有異績豫州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為屬城表轉中從事史仍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明帝為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引詳及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以告詳詳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為征虜長史義陽太守及南



康王為荊州詳為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梁武帝起兵  
長史蕭穎胄同創大舉慮詳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  
近詳求昏未之許令成昏而告之不憂立異於是以女  
適其子夔大事方建西臺以詳為中領軍加散騎常侍  
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頃之穎胄卒梁  
武帝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憺共參軍國遷侍  
中尚書右僕射尋授荊州刺史詳又固讓于憺天監元  
年徵為侍中車騎將軍封寧都縣侯詳累讓乃更授右

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三年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後徵為尚書左僕射金紫光祿大夫道病卒上為素服舉哀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子亶嗣

亶字世龍齊永元末父詳為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鎮荊州亶留都下為東昏聽政主帥及崔慧景作亂亶

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及梁武起兵詳與長史蕭穎胄  
協同密遣迎亶亶乃齎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纂承大  
統建鄴平以亶為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帝天  
監六年累遷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  
遺財悉推諸弟八年起為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  
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為邊人悅服歷都官尚  
書遷給事中右衛將軍累遷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  
吏人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普通五年為中護軍六年大

舉北侵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湛僧智等自南道攻壽陽未剋而邃卒乃加宣使持節代邃與魏將河間王琛臨淮王彧等相拒頻戰剋捷尋敕班師合肥湏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武帝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等稍進宣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流清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宣後宣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既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

五千人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為南豫州  
以亶為豫南豫二州刺史加都督壽春久離兵荒百姓  
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項之人戶充復卒于州  
鎮帝聞之即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謚曰襄州人夏  
侯簡等表請為亶立碑置祠詔許之亶美風儀寬厚有  
器量涉獵文史能專對宗人夏侯湛為衡陽內史辭日  
亶侍御坐帝謂亶曰夏侯湛於卿疏近亶荅云是臣從  
弟帝知湛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辯族從亶對

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為能亶歷六郡  
三州不為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  
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  
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子諲襲封豐城縣侯

亶弟夔字季龍位大匠卿累遷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  
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閭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  
靜穆陵陰山三關剋之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東豫州

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郭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出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內築柵自固及夔至遂請降凡降男女口萬餘人顯伯聞之夜遁衆軍追虜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及郢州刺史元願達降詔改為北司州以夔為刺史兼督司州封保城縣侯中大通六年為豫州刺史加督豫州積歲連兵人頗失業夔乃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

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  
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  
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夔在州七年遠近多附之有部曲  
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彊為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  
伎妾曳羅綺飾金翠者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位自高  
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卒于州謚曰桓子譔  
嗣官至太僕卿譔弟譔少麤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  
部曲為州助防刺史貞陽侯明引為府長史明被魏囚



復為侯景長史景反譖前驅濟江頓兵上林館破邸第  
及居人富室子女財貨盡略有之明在州有四妾章於  
王阮竝有國色明被魏囚其妾竝還都第譖至破第納  
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為軍  
鋒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  
中魚鼈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  
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

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  
窮一時之驚絕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拍四面周匝無一  
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為脚為湘東王鎮西司  
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菱米飯給所部弘  
度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獼  
猴膊以為脯以供酒食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逢敕迎瑞  
豫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  
頗為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抗數其為人抗舅元法僧聞

之杖抗三百後為新興永寧太守卒官

吉士瞻字梁容馮翊蓮勺人也少有志氣不事生業時徵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照詩云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祿命王生曰君擁旄杖節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郡及梁武起兵義陽太守王撫之天門太守王智遜武陵太守蕭彊等並不從命鎮軍蕭穎胄遣士瞻討平之齊和帝即位以為領軍司馬士

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禪褰露為儕輩所侮及  
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禪其外並賜軍士不  
以入室以軍功除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建康平為巴東  
相建平太守初士瞻為荊府城局參軍浚萬人仗庫防  
池得一金革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  
且侯士瞻娶夏侯詳兄女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及是  
革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天監二年入為直閣  
將軍歷位秦梁二州刺史加都督後為太子右衛率又

出為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  
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  
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莅已久及除二郡心  
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贈左衛將軍謚曰  
胡子子琨時在戎役聞問一踊而絕良久乃蘇不顧軍  
制輒離所部遂以孝聞詔下旌異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那宋益州刺史道恭  
少寬厚有大量仕齊為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

梁武帝起兵蕭穎胄以道恭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齊和  
帝即位為右衛將軍出為司州刺史梁天監初論功封  
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  
滿五千人食裁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  
土四面俱前欲以填漸道恭漸內作艤艫鬪艦以待之  
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漸水道恭載土狹塞之  
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  
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

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稍長  
二丈五尺施長刀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將  
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將率謂曰  
吾所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  
又令取所持節授僧勰曰稟命出疆既不得奉以還朝  
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  
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  
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魏剋之贈鎮西將軍

并尋購喪櫬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  
襄陽傳國至孫固早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為宋豫州刺史  
殷琰將琰叛輔國將軍劉劭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  
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尸號哭氣絕良久劭  
命還仲懷首公則斂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後  
梁州刺史范柘年板為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時氏賊  
李烏奴攻白馬公則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罵賊烏奴



壯之要與同事公則偽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歸齊高  
帝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絜自守遷扶風太守  
母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為寧朔將軍復領太守  
頃之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搆亂公則進討事平遷武  
寧太守百姓便之入為前軍將軍和帝為荊州刺史公  
則為西中郎中兵參軍及蕭穎胄協同梁武以公則為  
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率兵東下和帝即位授  
湘州刺史梁武軍次沔口公則率湘府之衆會于夏口

時荊州諸軍悉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隸  
焉郢城平武帝命衆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江州  
既定連旌東下直造建鄴公則號令嚴明秋豪不犯所  
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  
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塵蓋縱神  
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  
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  
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是湘溪人

性懦怯城內輕之以為易與毋出盪輒先犯公則璽公則獎厲軍士剋獲更多及城平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陳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還鎮南藩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並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湘州寇亂累年人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項之戶口充復為政雖無威嚴然勵已廉慎為吏人所悅湘俗單門多以賂求州職公則至皆斷

之所辟皆州郡著姓武帝班下諸州以為法四年徵中  
護軍代至乘二舸便發送故一無所取遷衛尉卿時朝  
廷始議北侵公則威名素著至都詔假節先屯洛口公  
則受命將發邁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  
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  
見知重矣雖臨塗疾苦豈可僂俛辭事馬革還葬此吾  
志也遂彊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  
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即斬石榮

遂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而返疾篤卒於師武帝深痛惜之即日舉哀謚烈侯公則為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於己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驃嗣有罪國除帝以公則勲臣特聽庶長子眺嗣眺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性任俠仕齊為武寧太守梁武起兵蕭穎胄與書招之即日上道率衆與武帝會于夏口齊和帝即位拜廣州刺史中興元

年為益州刺史仍為前軍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  
監初封為當陽縣侯始述職焉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  
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  
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競  
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  
說之曰蜀郡政慢若檢巴西二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  
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  
援山人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

離雖悔無及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  
一以委卿膺退率富人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進  
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時益州兵亂既久人廢耕農  
內外苦饑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年武帝  
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  
連于建康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為錄事參軍又得荊州  
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並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  
清潔光濟多計謀並勸為善政元起之克季連也城內

財寶無所私勤恤人事口不論財色性能飲酒至一斛  
不亂及是絕之為蜀土所稱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  
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  
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黔婁而政迹稍損在政二  
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為右衛將軍以西昌侯  
蕭藻代之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將王  
景胤孔陵攻東西晉壽並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  
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



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忽便相催督黥婁等苦諫之皆  
不從武帝亦假元起節征討諸軍將救漢中比是魏已  
攻剋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  
遺者蕭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為  
藻恚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其故藻懼曰天  
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詔  
減邑之半封松滋縣侯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  
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元起為汝報讐汝為讐報讐

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謚忠侯

羅研字深微少有才辯元起平蜀辟為主簿後為信安令故事置觀農謁者圍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鄱陽忠烈王恢臨蜀聞其名請為別駕及西昌侯藻重為刺史州人為之懼研舉止自若侯謂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苟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

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  
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  
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  
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况貪亂  
乎大通二年為散騎侍郎嗣王範將西忠烈王恢謂曰  
吾昔在蜀每事委羅研汝遵而勿失範至復以為別駕  
升堂拜母蜀人榮之數年卒官蜀士以文達者唯研與  
同郡李膺

膺字公膺有才辯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都  
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  
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  
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別駕著益州記三卷行於  
世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叔子起為從事別駕庾革  
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及大軍至都革在城內甚懼城平  
而元起先遣迎革語人曰庾別駕若為亂兵所殺我無  
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

之乞元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元起初為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汝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此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及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歎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嗣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仕齊為竟陵橫桑戍主母喪歸鄉里聞梁武帝起兵乃自歸累有戰功武

帝踐阼封石陽縣侯位驍騎將軍直閤左細仗主時東  
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夜燒神虎門害衛尉張  
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賊乃散走遷太子右衛率以  
軍功累增爵邑歷位衛尉卿左衛將軍司州刺史領安  
陸太守在州和理吏人親愛之徵還為左衛將軍加通  
直散騎常侍仗甲百人直衛殿中卒謚曰忠子登嗣累  
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並為當時驍將歷官衛  
尉卿太子左衛率卒官謚曰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鄆人也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  
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  
為主簿不就曰吾當使封侯廟食安能為儒吏邪年十  
六鄉人蔡道班為湖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為蠻困道根  
救之匹馬轉戰提雙劍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  
由是知名齊建武末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遣  
太尉陳顯達爭之師入均口道根說顯達曰均均水  
急不如悉棄船於鄆城方道步進顯達不聽道根猶以

私屬從軍及顯達敗夜走賴道根指路以金尋為洵均  
口戍副以母喪還家聞梁武帝起兵乃謂所親曰金革  
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因率鄉人歸武帝  
隸於王茂常為前鋒武帝即位為驍騎將軍封增城縣  
男天監二年為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  
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  
之謂也修城未畢魏將党法宗傳豎眼率衆二萬奄至  
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



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因  
退遷輔國將軍六年魏攻鍾離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叡  
救之道根為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堦  
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隍立辦及  
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斷魏連橋魏軍敗績進爵為伯改  
封豫寧縣八年拜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為政清簡境  
內安之累遷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為將能  
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不言功

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歷處州郡和理清靜為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修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武帝亦雅重之微時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十六年復為豫州將行武帝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畫工使圖其形道根踟躕謝曰臣所可

報國家唯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  
得道根人皆喜悅武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  
不復憶有一州居州少時遇疾乞還朝廷徵為散騎常  
侍左軍將軍卒于官是日輿駕春祠二廟及出宮有司  
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  
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  
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禴之  
道根雖未為社稷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即駕幸

其宅哭之甚慟謚曰威子懷嗣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河西因留不去其後遂氏焉晉時隴右亂遷于藍田絢曾祖因為苻堅太子詹事生穆穆為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率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寄立於襄陽以穆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伯元隆父元撫竝為流人所推相繼為華山太守絢少倣儻有志氣仕齊

為華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梁武起兵絢舉郡以  
應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除竟陵太守累遷太子左衛  
率甲仗百人與領軍蕭景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絕  
倫雖居顯職猶習武藝帝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撫  
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上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  
問絢曰卿識此圖不其見親如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  
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為上格浮  
山為下格潼沱為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為然使水工

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鋏鋤數千萬斤沉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為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

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武帝愍之遣尚書右僕射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并加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帝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揚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魏軍小却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

列居其上其水清絜俯視邑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所懼開湫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岡壘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謂已必尸其事既而絢以佗官求監作豹子甚慙由是譖絢與魏交



通帝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尋除司州刺史領安陸太  
守絢還徵豹子不脩堰至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于  
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  
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祖暉坐  
下獄絢在州三年大脩城隍號為嚴整普通元年除衛  
尉卿未拜卒輿駕即日臨哭謚曰莊絢寬和少喜懼在  
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為長厚在省每寒見省官有縵  
縷者輒遣遺以繻衣其好施如此子悅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為馮翊戍主梁武帝為雍州因事帝帝亦厚遇之及起兵板為輔國將軍軍主每戰必捷天監元年封永豐侯累遷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四年大舉北侵臨川王宏督衆軍向洛口義之為前軍攻魏梁城戍剋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役久詔班師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等城城內糧貯魏悉移歸北議者咸謂無復南向帝曰此必進兵非其實也乃遣脩鍾離城教義之為戰守備是冬英果率衆數

十萬圍鍾離衝車毀西墉時城中衆纔三千義之督帥隨方抗禦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帝遣曹景宗韋叡率衆二十萬救焉大破魏軍義之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以功進號軍師將軍再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坐以禁物出蕃為有司所奏免十三年累遷左衛將軍是冬帝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衆軍作荊山堰魏將李曇定大衆逼荊山揚聲決堰詔假義之節救絢軍未至絢等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軍李平攻破石義之

又率朱衣直閤王神念救之魏克破石義之班師為有司所奏帝以其功臣不問十五年授北徐州刺史義之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性寬厚為將能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人安之改封營道縣侯徵為護軍將軍卒於官帝深痛惜之謚曰烈子寶景嗣

論曰永元之季雖時主昏狂荆雍二州尚未有釁武皇迹緣家酷首唱孟津之師王茂等運接昌期自致勤王之舉若非天人啓期豈得若斯之速乎其隆名顯級亦

各風雲之感會也元起勤乃胥附切惟闢土勞之不圖  
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私  
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張惠紹馮道根  
康絢昌義之攀附之始其功則未及羣盜焚門張以力  
戰自著鍾離邵陽之逼馮昌勞効居多浮山之役而康  
絢實典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  
堰實興退舍而決豈人事乎其天道也

南史卷五十五

南史卷五十五考證

王茂傳字休連○連梁書作遠

好讀兵書究其大旨○兵書下梁書有駁畧二字

曹景宗傳每箭殺蠻蠻遂敗走○殺字下梁書有一字

義之出逐英至洛口○義之昌義之也洛梁書作浴誤

夏侯亶傳武帝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等稍

進○慶字下梁書有之字

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顧炎武云書

以親九族注同族高祖以下是也非疏遠之謂漢書  
張敞傳廣川王同族宗室劉調等同族言其與王近  
親也顏氏家訓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  
此云不忍言族當時雖為敏對於理未通

宣弟夔傳不以貴位自高○高監本誤事今改正

魚弘傳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兩監本訛兩今改  
正

羅研傳鄱陽忠烈王恢臨蜀聞其名請為別駕○請監

本誤謂今改正

史臣論其功則未○未梁書作輕今各本俱同姑仍其  
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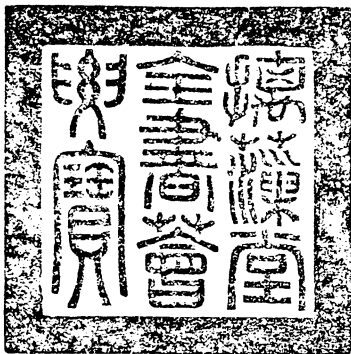


南史卷五十五考證

謹案卷五十四第八頁後七行夏貴妃生敬皇帝  
梁書作夏賢妃

卷五十五第八頁後二行饑食其胃梁書作饑食  
其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胡金石